

导报记者 曾宇姗/文
图片由外图厦门书城提供

4月19日下午,一场特别的新书分享会在外图厦门书城举办。厦门文史传播家徐南鸿、厦门影像史料收藏者杨羽翔、鼓浪屿历史文化传播者董航、厦门本土品牌“兰厝咖啡”主理人刘海岚、香港中文大学闽南语社社长潘若冲等数位嘉宾,全程用闽南语交流,与台下观众畅聊“厦门话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乡音在空气中

流淌,将不同世代的人连接到一起。

他们手中的新书《罗马字厦门音字典》,又名《厦门音的字典》《厦门音个字典》,1894年诞生于鼓浪屿,历经132年的岁月尘封,如今以复刻版的形式重新面世。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被遗忘的声音记忆,更展现了一场关于闽南语的文化接力。

132岁老字典在厦门“复活”

全书用罗马字母拼写出厦门话的读音,共收录6378个汉字



▲新版《罗马字厦门音字典》。

百年以前 一部“难产”的字典

在19世纪初的厦门,人们想要学习闽南语,即厦门话,几乎只能靠口耳相传。汉字无法精确标注厦门话的读音,而多数平民百姓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会说却不会写、听得懂却读不懂,成了他们的困境。

直到1847年,美国传教士打马字来到鼓浪屿。为了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知识,他必须找到一种让普通人快速掌握厦门话读写的方法,于是便用罗马字母拼写。23个字母,7个声调,他拼切出了所有厦门话的读音,并以这些拼音音节来代表一个个字。如此一来,只要会说厦门话,经过短短几天的培训,就能做到会读、会写。

这套系统被称为“厦门话白话字”,在当时帮助无数不识字的平民百姓打开了一扇门——他们可以独立阅

读、写信、记录,扩大了社会联系,促进了与他人的交流,生活因此而改变。后来,厦门话白话字还传到了闽南、台湾各地,以及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让移居海外的厦门人得以方便地与大陆亲友联系,至今仍有一些地方在使用。

打马字一边教习传播,一边编研字典,终于在1873年完成了《罗马字厦门音字典》的初稿。全书449页,只有汉字和厦门话白话字,收录的6378个汉字全都以汉字文读音排序,连序言也是用厦门话白话字写成的。

然而,字典编好了,却因缺乏资金迟迟无法出版。打马字继续删改、补充,1892年他在厦门离世时,这本字典仍未面世。1894年,其友人筹足资金,字典才由鼓浪屿萃经堂首次印行。

寻遍坊间 找回丢失的原本

《罗马字厦门音字典》出版后,成为当时外国人学习厦门话以及本土人士快速识字读书、沟通交流的高效工具。至今在台湾和东南亚被广泛使用的甘为霖版《厦门音新字典》,也是以1894年该版字典为蓝本编写的。

“可以说,这版字典是厦门话白话字发展史的珍贵见证,因为存世稀少,多年来我遍寻坊间,才终于觅得此珍本。”厦门外图凌零策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蕙蕙将寻书的历程娓娓道来。

作为土生土长的厦门人,徐蕙蕙家里世代都讲厦门话,抱着“让更多人了解厦门话曾经的辉煌、爱学厦门话、听到正港厦门话”的初衷,她和团队找遍了市面上的二手书店、旧书市场和线上拍卖平台,始终难觅原版字典。2024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遇,他们辗转联系上一位私人藏家,总算见到了这本在鼓浪屿印制的第一版原本。

翻开那本书,他们不禁惊叹,百年前的鼓浪屿竟已拥有如此高水准的书籍装帧工艺。“虽然字典已



▲原版《罗马字厦门音字典》书脊。

有100多岁高龄,还是能看出印刷和装帧的精美。外封面由网格布制作,书脊文字是烫金工艺,还采用了凸版印刷,品相比我们想象中要好。”徐蕙蕙兴奋不已,一片土地曾经的繁盛、先人们曾经达到的领先高度,悄然在一本书里留驻、定格。

据了解,当年鼓浪屿萃经堂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在福建省属一流,而萃经堂经营的主要时期为1884年至1914年,恰好也是厦门话白话字传播的蓬勃发展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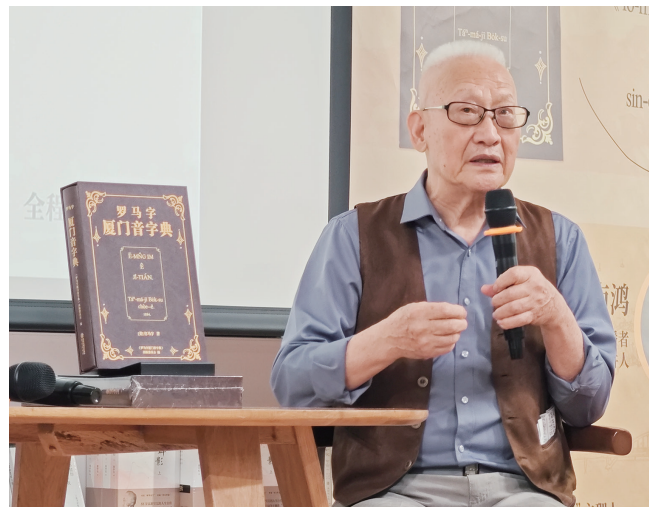
耗时一年 力求“原汁原味”呈现

为示致敬,厦门外图凌零图书策划有限公司与鹭江出版社决定全方位还原原版字典,不仅复刻原版字典的外封面、内扉页和书脊,还复归《罗马字厦门音字典》书名和圆脊精致装帧。此次再版,除了增加必要的出版社名称,几乎做到“原样呈现”。

复刻工作耗时近一年,由于岁月侵蚀,原版书籍严重碳化,修图成了一项大工程。美编要逐字逐句“祛斑”,字母之间、行间距之间的斑影,都力求修得干干净净。“现在大家看到的复刻本,保留了原版的全部内容,449页、

6378个汉字,一字不少。”为更加便于当代读者使用,做到稍加学习就能读懂厦门话白话字,甚至能书写,徐蕙蕙还根据打马字用23个字母、7个声调拼读厦门话的原理,自制了一份简洁易懂的厦门话白话字拼读示范表,配发在新书中。

“读别的书可能是安安静静,但翻看这本字典,你会忍不住张嘴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读出声。因为,这里记录着先人的声音,你听见了,就会想张口。通过我们的口舌,他们的声音再次复活了。”徐蕙蕙说。



▲新书分享会现场,徐南鸿讲述厦门话的过去。

全家上阵 传承闽南语文化

新书发布会上,徐蕙蕙的父亲、年近80岁的厦门文史传播家徐南鸿感慨颇深。他用一口未经稀释的“正港厦门话”为大家讲述了厦门话的来源和腔调的演变,获得现场阵阵掌声。

徐南鸿是近年闽南文化圈中鼎鼎有名的“银发讲古新人”,去年5月正式开启“讲古”生涯,在视频号“百分百闽南话”开设专栏《老徐讲古》,全程用纯正厦门话口述历史。他的内容聚焦厦门本土:从将军祠、开元路等老街往事,到施琅、吴英等清代名将,再到德记洋行“卖猪仔”、华侨下南洋等近代历史,史料与市井记忆紧密结合,讲得生动鲜活、引人共鸣。他的方言表达,更被国家语委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收录,作为闽南方言研究的珍贵语料。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老徐讲

古》是徐南鸿一家三代人齐上阵的文化接力:女儿徐蕙蕙负责统筹和拍摄,孙子潘若冲、孙女张露微负责编辑、剪辑。为把历史事件彻底研究透,并确认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准确人物、时间、地点,他们每创作一期内容都要查阅各类书籍资料,花费大量时间。“现在能像我一样不加普通话,百分百讲闽南语的人不多了,我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闽南语保留下去,同时也吸引更多喜爱讲古、喜爱厦门历史文化、喜爱闽南语的同好,一起交流、分享。”徐南鸿说。

在徐南鸿的感染下,其孙子潘若冲也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了闽南话社团,自编教材用于教学和传播。乡音未改,故事长新,藏在闽南语里的文化根脉,就这样在一代代传承与接力中焕发生机。